

隱沒兩百年，描繪「真實」的荷蘭寫實大師 - 維梅爾

蔡佩玲

台南藝術學院史評所研究生

mamama95@yahoo.com

楔子

「已經拋棄和戰勝了畫藝中的定型陳規，不僅在素描，姿勢，人物組合，內心的和外表的特徵，色彩的生動，鮮明，和諧和精妙，佈局的宏偉和完整等方面顯出高超的本領，而且在自然環境，建築配備，背景，地平線（遠景），材料，服裝的富麗多彩，武器和裝飾的式樣等方面，也處理得很真實，顯出高度的繪畫敏感和熟練技巧，以至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裏，沒有人能比他們達到更完善的地步，至少在深刻和真實這兩點上是如此。¹」

黑格爾在《美學》中，對 15 世紀荷蘭畫家范艾克（Jan van Eyck, 1385/90-1441）所流傳下的作品，做了一番詮釋。黑格爾對荷蘭畫派一直給予很高的評價，荷蘭畫派一直關心事物真正外貌的描繪方式，骨子裡帶點傻勁的忠誠度，並將專業化的態度延伸到各種題材，「遠在范艾克的時候，尼德蘭的藝術家已被公認是嫻於模仿自然的大師。正當義大利的人因其優美人物畫的獨一地位而驕傲之際，他們卻在描寫一朵花、一棵樹、一個穀倉或一群人方面的耐心與精確上，體會到『法蘭德斯人』有超越義大利人的傾向。²」在 17 世紀，荷蘭畫家花費一生去描繪同一類題材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，在這些荷蘭畫家手下，崇高美、理想美的評價將遠低於真實。這些荷蘭繪畫大師中，維梅爾被視為 17 世紀荷蘭黃金時期的箇中翹楚。

關於維梅爾（Jan Vermeer, 1632-1675）的藝術生涯文字記載甚少，史料缺漏下讓維梅爾好像顯得朦朧而難以看清；但，弔詭的是，只要看過他的畫作，就無法不記得他。油畫這擁有歷史厚度的媒材，在維梅爾手中，產生非科學現象可解釋的質變，就《台夫特街道》（圖 1）這畫作來看，我們無法否認，附在畫布上的視覺藝術是寫實的；但是，取自世界卻又超越世界，若單以模仿，或模仿的模仿來簡化它們，忽視它們，就看不到連黑格爾都驚嘆的深刻與真實之美。

關於維梅爾

維梅爾出生於 1632 年 10 月 31 日，是 17 世紀的荷蘭人。17 世紀的荷蘭繪畫是整個藝術史最絢爛的篇章，荷蘭當時購置與創作繪畫的比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。且由於荷蘭屬喀爾文教派，該教派禁止在教堂內陳列繪畫、壁畫，所以，大部分的作品均提供為私人收藏用，為便於家中陳設畫幅均不大（小型、中型畫幅居多），為合切室內裝飾故題材多見取自日常生活景象。

維梅爾的出生地是台夫特（Delft）離海牙只有幾哩路，是一個繁榮的國際城市，城市內有各式各樣的製造業和商業活動，該城製作的陶器品是聞名全歐洲的外銷品。台夫特的地方風格讓該地藝術獨樹一格，「首先，在該城工作的藝術家，對於透視法的研究與應用深感興趣，並將之發揮到視覺幻象的地步。其次，該城湧入不少義大利藝術品，或者是從文藝復興與早期巴洛克大師那裡獲得靈感的作品。最後，在台夫特工作的藝術家偏愛光線或色彩的效果，勝過嚴謹精確的製圖技術。³」所以，維梅爾的畫作，透視精確造成的逼真感，與色彩、光線相互營造出的魅力，常美到令人屏息。

記載中，維梅爾的父親除經營客棧事業成功，且也利用客棧這場所同時進行藝術品交易事業。當時，客棧是顧客喝酒、抽煙、玩牌的場所；而藝術品的展示、買賣，除了專門的藝廊，客棧、酒館、旅店也是常見的場所。在 1631 年時，維梅爾父親因客棧中的藝術品買賣事業，而以畫商身分成為聖路加公會的成員。維梅爾小時候就在藝術品圍繞的環境中成長，有研究顯示，其父親的藝術收藏中，義大利畫作也是主要部分。自小就接觸各式各樣的藝術品的維梅爾，在 1653 年 12 月 29 日以繪畫大師的身份加入公會；並在 1662 年與 1670 年受邀擔任資深會員一職（兩年一任）。

正如已提及的，關於維梅爾的文字記載實有缺漏，但，近來研究顯示出維梅爾在當時仍有一定的社會聲譽。只是，參照自 19 世紀開始人們對維梅爾的著迷與狂熱，相較這種「禮遇」程度，推說維梅爾是後代人「發現的」實不為過。在 1866 年，藝評家 Thore-Burger 稱呼維梅爾 sphinx（意指神秘莫測的人），在 1921 年，Jean-Louis Vaudoyer 發表 "The Mysterious Vermeer"（意指迷般的維梅爾）系列文章。Thore-Burger 採取歷史學家般的研究角度，呼籲將維梅爾的傳世作品作統整成有系統的目錄；Vaudoyer 急欲剖析畫家畫作非凡且深邃的魅力，進而讓我們感覺、接近維梅爾。正如 Vaudoyer 想瞭解的，「維梅爾究竟有何巫術，藉由再現最日常無奇的景色，轉而給予觀者最神秘、最不可思議、最超凡入聖的感動。⁴」

細節中的細節

很多學者均指出，相機暗箱（the camera obscura）技術在 17 世紀的荷蘭，該是一項普遍的科學輔助儀器。通常的推斷是，維梅爾該有使用相機暗箱來輔助作畫，但，他的畫作絕非可以簡化理解成如加洗照片般的複製。就《台夫特風光》（圖 2）畫作看來，我們會被透視的

合理性說服，認為這是逼真的風景畫；但，不少研究指出，若參照當時印製的地圖與同類作品時，會發現維梅爾在詮釋該城的風貌時，隱藏著與事實不符的空間比例分佈。如在畫幅右邊有兩個圓錐形塔樓的鹿特丹橋（前有兩艘船），位置是太過偏右了。

17 世紀的荷蘭從專制帝權中獨立，所有的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科學、人文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蛻變。愛護自由與獨立的新教荷蘭，正視世俗生活的每一片刻，如畫作《鴉母》（圖 3）、《士兵與含笑的女孩》（圖 4）、《音樂課》（圖 5）、《音樂會》（圖 6）、《藝術家的工作室》（圖 7）、《寫信的女士與女僕》（圖 8）等，我們看到身邊的瑣事在發生，或許沒有古典主義畫作的偉大主題，但是，維梅爾深刻且真實的作畫態度下，帶給世人的是停駐在時間之流中的美麗。

畫作《鴉母》（圖 3）中，暖洋洋的檸檬黃與紅讓整幅畫光亮且誘人。畫作《士兵與含笑的女孩》（圖 4）中，透過開啟的窗戶灑進室內的陽光，照在微笑的女孩身上，女孩因灑在身上這不同程度的光亮而反射出錯落有致的光輝。窗外的陽光刺眼的令人反射性的眯起眼睛。維梅爾小心翼翼地描繪許多周邊的微小細節，連牆上那張荷蘭地圖也一絲不苟的呈現它。歷史上，17 世紀荷蘭的製圖人正引領全歐洲的製圖風尚，在維梅爾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精緻地圖是否另有寓意，現雖難以證實，但美麗的細緻感卻是可以明確看到的。

畫作《音樂課》（圖 5），我們看到鏡中映出女孩專注彈奏的表情，高明透視技巧所描繪的地板，加上地磚上細部描繪的花紋，大提琴溫潤的木頭質感，厚重且綉折細緻的桌布，我們看到的是不經任何省略的視覺顯像。維梅爾對細節的高度掌握能力，在於清晰可辨的視覺處理上，如《音樂會》（圖 6）畫中，我們可以辨識出維梅爾複製了哪些藝術家的畫作，如右邊的是德爾克·范·巴布仁（Dirick van Baburen）的畫作《老鴉》。

《藝術家的工作室》（圖 7）該幅畫作，有許多研究者針對畫幅中各個細節的象徵、隱喻作了研究，畫作《寫信的女士與女僕》（圖 8）中，兩位女性間微妙的互動關係，加上光線的照射的巧妙安排，似乎有「畫外之意」。我們不能否認，維梅爾的畫作是在 17 世紀荷蘭時空下創作的。或許，我們已無法如該時空下的人那般，對象徵意義的領略如同文字一樣清楚且迅速，但，這並不妨礙我們觀看時的感動。在觀看中，我們面對細節中的細節，沒有缺席的細節中，排山倒海而來的是揭露本質後的深層感動與踏實。

Daniel Arasse 曾指出，維梅爾作品中有種弔詭，因看似纖細畫家的他，卻不正確的描繪著⁵。曾提及畫作《台夫特風光》（圖 2）中隱藏的不寫實構圖，雖然，對觀者而言，在結構或稱細節上，我們會覺得那是逼真到近似幻象的寫實，但是實際上卻是經過矯飾、修正的寫實。細節中的細節，在矯飾與寫實中，呈現奇妙的結合狀態。

迷人的無名氏

「營養豐富以及先天的結實體格，使得荷蘭婦女擁有不尋常的強健體魄及活力。她

們的積極持家乃是眾所周知；她們對微小細節表現出幾乎過度的關注，不僅照顧居家室內，依照法律，還必須維持鄰近街道或河岸的整潔。⁶」

維梅爾畫中的女人均是無名氏，且均十分迷人。《睡著的女孩》（圖 9）畫中微蹙嘴巴的貪睡臉龐；《倒牛奶的廚娘》（圖 10）畫作中，柔和光線稍稍照亮著的臉龐，是稍稍側臉專心注視著流入甕中的牛奶；《秤珍珠少婦（秤金少婦）》（圖 11）中，少婦清柔的微笑似乎唯恐擾亂秤子得來不易的平衡；《拿水罐的女孩》（圖 12）中，女孩不知怎地突然被窗外的事物所吸引；《玩吉他的少女》（圖 13）中，那凝視是如此專注且自信，好像身旁有個她十分在意的聽眾；《戴珍珠耳環的女孩》（圖 14）中，女孩微啟雙唇的回眸，及那雙水靈又熱切的雙眼，迷般的神情中，魅惑世人好幾個世紀的美令人低迴不已。或許就是這股耐人尋味的魅力作祟，使得當代美國作家崔西·雪佛利爾(Tracy Chevalier)的第一本小說，會以《戴珍珠耳環的女孩》（*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*）作為小說中的女主角。

畫幅中的靜謐，無法讓美失聲。不發聲的女主角，卻讓永恆駐足。

小結

維梅爾的畫作，世上公認只有 35 幅。照這樣初步推算，他一年只畫個 1、2 幅畫，是個作畫速度極慢的畫家。雖然，研究顯示，他生前沒有出售畫作的紀錄，但，好的藝術品是不會因世代的交替而消失的，也不會輕易容許人們忘了他們的存在。一個角落、一塊桌布、一個眼神、一個手勢，這種種如此平凡，但，維梅爾畫出的精緻與深刻，的的的確確散發著無與倫比的魅力，留下歷經世代卻不交替的迷人。

圖說：

圖 1. 維梅爾，《台夫特街道》（*Street in Delft*），1657-58 年，油彩、畫布，54.3 x 44 cm，荷蘭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）國立美術館藏（Rijksmuseum）。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1

圖 2. 維梅爾,《台夫特風光》(*View of Delft*), 1660-61 年, 油彩、畫布, 98.5 x 117.5 cm, 海牙 (The Hague) 莫里斯邸宅美術館藏 (Mauritshuis)

圖版出處: www.rovers.net/~nichael/books/



圖 2

圖 3. 維梅爾,《鴉母》(*The Procuress*), 1656 年, 油彩、畫布, 143 x 130 cm, 德勒斯登 (Dresden) 國立美術館藏 (Gemaldegalerie Alte Meister -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)

圖版出處: 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3

圖 4. 維梅爾,《士兵與含笑的女孩》(*Soldier and a Laughing Girl*), 1658 年, 油彩、畫布, 49.2 x 44.4 cm, 紐約 (New York) 佛利克美術館 (The Frick Collection)

圖版出處: 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4

圖 5. 維梅爾,《音樂課》(*The Music Lesson*), 1662-65 年, 油彩、畫布, 74.6 x 64.1 cm, 倫敦 (London) 皇家收藏 (Royal Collection, St. James' Palace)

圖版出處：www.greatbassviol.com/nv.html

圖 5



圖 6. 維梅爾,《音樂會》(*The Concert*), 1665-66 年, 油彩、畫布, 72.5 x 64.7 cm, 波士頓 (Boston) 依莎貝拉嘉德拉博物館藏 (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)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圖 6



圖 7. 維梅爾,《藝術家的工作室》(*The Art of Painting*), 1666-73 年, 油彩、畫布, 130 x 110 cm, 維也納 (Vienna) 藝術史博物館藏 (Kunsthistorisches Museum)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圖 7



圖 8. 維梅爾,《寫信的女士與女僕》(*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*), 1670-72 年, 油彩、畫布, 71.1 x 58.4 cm, 都柏林 (Dublin) 愛爾蘭國家藝廊 (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)
圖版出處: 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8

圖 9. 維梅爾,《睡著的女孩》(*Girl Asleep at a Table*), 1657 年, 油彩、畫布, 87.6 x 76.5 cm, 紐約 (New York) 大都會博物館 (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
圖版出處: 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9

圖 10. 維梅爾,《倒牛奶的廚娘》(*The Milkmaid*), 1658-1660 年, 油彩、畫布, 45.5x41cm, 荷蘭阿姆斯特丹 (Amsterdam) 國立美術館藏 (Rijksmuseum)
圖版出處: 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10

圖 11. 維梅爾,《秤珍珠少婦(秤金少婦)》(*Woman Weighing Pearls (Woman Weighing Gold)*), 1662-64 年, 油彩、畫布, 42.5 x 38 cm, 華盛頓 (Washington, D.C.) 國立美術館藏 (National Gallery of Art)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11

圖 12. 維梅爾,《拿水罐的女孩》(*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Pitcher*), 1664-65 年, 油彩 畫布, 45.7 x 40.6 cm, 紐約 (New York) 大都會美術館藏 (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12

圖 13. 維梅爾,《玩吉他的少女》(*The Guitar Player*), 1672 年, 油彩、畫布, 53 x 46.3 cm, 肯伍德宅邸 (Kenwood) 英國文化遺產 (English Heritage)

圖版出處：mexplaza.udg.mx/wm/paint/auth/vermeer/



圖 13

圖 14. 維梅爾，《戴珍珠耳環的女孩》(*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*)，1665-1666 年，油彩、畫布，44.5 x 39 cm，海牙 (The Hague) 莫里斯邸宅美術館藏 (Royal Cabinet of Paintings Mauritshuis)



圖 14

圖版出處：instruct.westvalley.edu/grisham/1b_dutbar.html

註釋：

- ¹ 黑格爾，《美學（三）》，朱孟實譯，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 年，頁 326-327。
- ² E. H. Gombrich，《藝術的故事》，雨云譯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7 年，頁 379-380。荷蘭早先被稱作尼德蘭。
- ³ Stefano Zuffi，《維梅爾》，謝佳娟譯，台北縣：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2 年，頁 14。
- ⁴ Daniel Arasse, *Vermeer Faith in Painting*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4, P.3.
- ⁵ 參照 Daniel Arasse, *Vermeer Faith in Painting*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4, P.5.
- ⁶ Stefano Zuffi，《維梅爾》，謝佳娟譯，台北縣：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2 年，頁 42。